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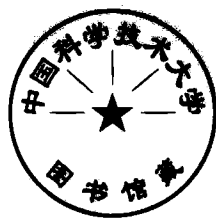
第二卷

柯窗文熊

新 华 出 版 社

柯 岗 文 集

第二卷



新 华 出 版 社

1995 ·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卷收编了柯岗四、五十年代创作的一些优秀短篇，它真实地记录了祖国苦难的过去和她骄傲的新生，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与黑暗势力英勇抗争的无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这些作品有旧社会劳动人民痛苦的呻吟和反抗的呼喊；有祖国的保卫者、建设者的英雄群像；有中朝友谊的热情讴歌；有社会主义新人新风的深情颂赞。特别是那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带着祖国西南边疆的绮丽风光，浓郁的乡土气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品所展现的那个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他们的生活、奋斗和追求。今天的读者，从中也会得到有益的启迪。

第二卷 短篇小说选

包围圈内·····	(1)
射击手陈炳昌·····	(9)
不可摇撼的心·····	(15)
李梦祥和他的伙伴们·····	(22)
后浪推前浪·····	(30)
忘我的诗人·····	(42)
柳雪岚·····	(51)
这事发生在北京·····	(71)
孔厂长·····	(83)
边疆·····	(99)
菁树垭口之战·····	(117)
高黎贡山的伐木者·····	(129)
从无到有·····	(142)
战友·····	(154)
八十一号车·····	(165)
洛雅基麻和陈光才·····	(174)
春江牧人·····	(187)
波罗山下·····	(199)
卡札纳河上的桥·····	(212)
洪营长学文化·····	(224)
换头记·····	(236)
八朗里和五里河·····	(253)
风雪继梦·····	(264)
荣耀·····	(279)

他回来了.....	(290)
烟草饒饒	(297)
飞.....	(309)
后 记.....	(324)

包围圈内

我们这一支仅仅有 50 多个战斗员的直属部队，被 1000 多个敌伪军包围在一座险峻的山上，这是因为突然的遭遇而形成的。

激烈的战斗从中午持续到黄昏。我们杀伤了敌人，敌人并没有接近我们，可是我们要转移了。因为战斗胶着下去，对于我们的游击活动是不利的。

枪弹不停的爆炸在岩岸上。太阳在硝烟里沉落了。葱绿的峰峦霎时模糊起来，和天空混成一片巨大的灰暗。……

人人都在准备肉搏，准备杀死更多的敌人，步枪都上了刺刀，机关枪手们把弹夹里装满了子弹，小炮手把炮弹也装上了，饲养员们把各种颜色的马匹从乱树丛中拉出来，弄好了鞍子，也上好肚带。最后，每人都拿起一颗揭开了保险盖的炸弹。

一切都妥当了，按平常的习惯，只要再有一分钟我们就要开始冲击。可是现在，由于我们的政治委员同志要让一位负了轻伤的通讯员同志骑在他的马上，而又耽误了好几分钟，这本来并不会多费唇舌的，只因为我们的政治委员曾在内战时多次负伤，至今胸部还有一颗反革命的子弹未能取出，而且由于失血过多和营养不良，使他成为一个极不健康的人。所以通讯员同志一开始曾坚决违抗这个命令，但终于被我们政委那种过分严肃而诚恳的态度所战胜。

我们集中了一切火力，开始向敌人的结合部猛烈射击了。炸弹像成群的流星似的飞过去，队伍开始移动。我是走在最后面的一个。因为有一个将要临产的女同志需要照顾，她的马是最后的一

匹。

“杀！”一阵暴怒的声音，爆发在 50 公尺的前方，炸弹的火光映红了松树的枝桠，队伍加快了步子。

几乎是完全意外的，敌人的一颗盲目的炮弹突然爆炸在我那伙伴的马肚上；火光一闪，我的身子便随着弹片和石末飞了起来。

……

“我死了！”足有十几分钟的工夫，我的脑子里仅仅只有这样三个字。听不到一切，也看不到一切。

后来我听到有人在无力的呻吟，我确信自己还没有死，并立即判定这是陆霄的声音。但当我急忙坐起的时候，发现我的胸膛上有一条非常潮湿而又柔软的绳子，我没有管它。

“陆霄，你怎样？你觉得什么地方痛？”

“我不觉得什么地方痛！只是没有气力，不能动，就像有什么东西压着我……”

现在我才完全清醒了。我看到有一只炸断了的马腿压在陆霄的脚上，马的大肠不知从什么地方甩到我的胸膛上，我们满身是马血，可是我手中的炸弹并未丢掉。

用力把陆霄扶起，摸索着重新回到我们白天隐蔽的岩岸下。

枪停了。夜沉沉，山寂寂。……

“他们走远了吧？”

“大概远了，枪声都没有了！”

“他们现在会知道我们在这里不会？”

“可能知道我们发生了事情，不一定知道在这里。”

“我相信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一定会重来接我们的，特别是政治委员会这样作，因为他很惦记我这样将要生产的女同志。……”

“不，不会的，我们也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们的主力都到外线去进攻敌人的据点了，要是为了我们两个人，让咱们直属部队，或

者是另一个小部队再返回来冲进敌人兵力强大的包围圈，那是不聪明的。我的认识是这样。”

沉默，长久的沉默。风呜呜的响。……

“假使敌人捉住我们怎么办？”

“不可能，绝不可能，因为我们要和他战斗，并且当他快要捉住我们的前一秒钟，我们会决心死去！”

“好，把炸弹准备好！”

酸枣树和小橡树的叶子在我们身边轻轻摆动着，星星在我们的眼帘上不停的跳跃着，幻变着各种颜色的光圈和各种战斗画面。夜，迟迟的行进。……

黎明，我们的左侧有脚步声，我们连忙钻进浓密的草丛，心开始了毫无规律的跳动，我们把炸弹紧紧抱在怀里。但是，当他们越来越远，离我们还有30多公尺的时候，我便很自然的站起来，因为他们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的三个战士，其中一个已经负伤。

我们没有来得及说话，敌人的机关枪便从四周响起来，山下的房屋已经烧起漫天大火了。我们不约而同的弯着身子，绕到山头的背后，钻进一个十分隐蔽的石洞里。

“你们是哪个部队！这位同志怎样受伤？”

“我们三五四三部队。昨天队伍在山那边作战，连长命令我们到这边山下监视小王庄的敌人，说是敌人如果往山那边增援，坚决用冷枪阻击，并尽可能把他们引到别的方向去，到天黑就回来！”

“任务完成了没有？”我插问。

“没有，因为敌人一直在小王庄不出来。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接近了村子，打死了他们的哨兵，可是他们仍旧不出来，只是用机枪扫射我们。他就是那时负伤的（他指着那个受伤的战士）。晚上我们有一人回去报告连长，可是他们已转移了，没有找到！”

“你们谁是班长？都姓啥？”

“我们都是战士。我叫冯根旺，他叫刘拴，那受伤的叫小麻子，

我们都是辽县人。”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我们决心在这座山上和老百姓一块打麻雀战，因为我们这样搞惯了。敌人再多也不怕！”他非常自信的说。

“你的伤厉害不厉害？”我转过脸来问。

“不要紧，这是常事，子弹从大腿上穿过去了，没伤骨头。百团大战时从脖子上穿过去还没死哩！”小麻子满不在乎的样子，顺手把脖子上的干粮袋往地下一扔：“大家吃吧，这里还有点糠炒面。打仗我可有经验，非抓紧时间吃东西不行！”

“你从哪里搞来的？咱们的干粮不是前天就完了吗？”冯根旺和刘拴一齐追问。

“昨天追击敌人回来的时候，在老乡家拿的……”

“老乡在不在，你和人家说好没有？”冯根旺和刘拴不等他说完就接上去。

“当时老乡不在家，但我实在太饿，想了半天，没办法，后来我把我所有的十块钱都给他放在面缸里，并且用小棍蘸着锅底上的烟子给他写了一个纸条。我说：‘老乡，我是八路军，几天打仗没吃饭，很饿，我拿了你一点炒面，请你收下这十块钱吧！’”小麻子很沉得住气的样子。

冯根旺和刘拴瞪着眼珠子看我的脸，我正在考虑这究竟算不算违犯群众纪律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在我们的头顶上尖厉的点射起来。这告诉我们敌人已经占了山顶开始“搜山”了。在天黑以前我们是不可能离开这座石洞了。

“我们出去打吧！要不然大家都得等死……”冯根旺和刘拴要出去，但被我们拦住。

把子弹推上枪膛，把炸弹准备好，我们卧倒在这非常潮湿的洞口上，我们的视线从那不知名的荒草的尖端超越过去，穿过那被山猪擦破了皮的漆树的间隙，看到一个扇面形的山坡，那里有 20 多

个日本兵散布着，并且像“贼”一样蹑手蹑脚的在丛草、树木、乱石和水壕的中间到处寻觅着，只要一见人，在一百公尺以外他们就要开枪。

冯根旺几次瞄准那大石头上站的日军小队长，他要求开枪，他说他保险一枪把他打倒。可是我告诉他，现在这样做是不利的。

过午以后，枪声忽然中止，大石的后面走出一个穿着蓝上衣，蒙着白头巾的老百姓，他和小队长指手画脚的不知说些什么，然后所有的日本兵立刻隐蔽起来，那老百姓扯着嗓子叫：

“狗旦他娘！回来吧！老日都走啦！”

“老王！出来吧，咱队伍来啦！……”

我们正在努力判断这个汉奸是什么地方口音的时候，枪声又起。一个中年女人和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被骗出来，在那断崖的边上让他们捉住；那日军小队长亲自用短刀戳穿了两个孩子的锁子骨（脖子旁边的横骨），用一根细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这期间，那女人突然用头撞在一个日本兵的怀里，两个一齐滚下绝壁。孩子们的尖声惨叫，老远都能听到。

我们不转眼的看着，感到自己的锁子骨也在被戳穿，感到像一只狠毒的野兽咬住了自己的手脚，我们恨不得立刻飞到对面，夺过短刀，把那小队长的心的挖出来。

小麻子忘了伤痛，挣扎着要出去打。冯根旺忍不住发了一枪，子弹落到那个小队长的脚根。

糟了！从此敌人的机枪、步枪一直不停的乱射起来，但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黄昏，枪声显得倦怠而稀疏了，日本兵惊心的“噢伊！”“噢伊！”的叫着开始走下山去。可是现在有人走近我们的石洞来。最初我们只能听到声音，但很快就看到正是上午喊叫的那个汉奸，在我们洞口前面十几步远的地方，急忙忙的追着他的主子往山下走。

这种意外的情景，使我当时不知怎样才好，几秒钟之后，当我

决心出去捉他的时候，冯根旺早已像猫一样，迅速而凶猛的跳了下去。那家伙没有转过身来，便被他双手抓住脖子摔在草窝里，并立刻从他的头巾里发现一张用铅笔写成的，没有人名的信；在暮色苍茫的石洞中，我吃力的看了几遍，无论如何只能看到这样几句话：“日军进山，应极力配合……共匪……八路乃吾党大害……凭条来……”

夜，悄然低压下来。山下的村舍仍在燃烧，日本兵那长脖子的马仍在嘶叫，可是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我们知道日本兵从来在夜晚是不动的。我们从石洞里走出来，围聚在漆树林里。

“喂！我们今晚一定要转移，天明就不行了，敌人一早就会上来的！”我这样低声的说。

“不要先说明天，先把这汉奸给砸死吧！”冯根旺搬起一块石头。

“不行，不行，我们要问问他呀！”小麻子说着用手拉住冯根旺的裤管。

“问个鸡巴，反正他是汉奸，谁没见？小麻子你可别管我！”

“就因为他是汉奸才要问的呀！刘拴你说是不是？”小麻子转脸对刘拴。

“我觉得我们非有个政治委员不行，要不然谁也不服气谁！我同意问问再砸！”刘拴这样说了之后，对我瞟了一眼。

“对么，我同意这意见！×同志，我们选你做政委吧！你本来就是做政治工作的……”小麻子对我这样说。

“我同意！”刘拴说。

“我也不反对！”冯根旺这样说着，把石头重放在地下。

“咱们现在是在包围圈里，只要大家一心，啥都好办。”我这样说了之后，小麻子立刻接着说：

“那你就快拿主意，这汉奸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先问问他。”

冯根旺没有讲话，伸手把汉奸嘴里塞的手巾拉出来，谁知手巾刚一出口，那汉奸便大声吆喝起来。冯根旺猛力向他脸上踢了一脚，把手巾又塞进他的嘴里。刘拴也气坏了，拿起刺刀要穿他。

“这是个死心塌地的家伙，不必再问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刘拴的刺刀已经刺进了汉奸的心窝。

“好，我作为一个政治工作人员，能够证明他确实是死心的汉奸，何况咱们大家都已亲眼看到他的无耻罪行，我相信这种情况下把他杀死，政府是完全许可的！”

总有半点钟的样子，谁也不说话，只有那汉奸隔几分钟用鼻子哼一声，血在黑影里流着。

“到南边大山上去，谁知道路？”我问。

“要是白天我知道。”冯根旺说。

“这不是扯淡的话吗？”小麻子着急了。

“不要紧，咱们慢慢摸吧，天黑，敌人不敢出村，咱不进村就行……可是冯根旺同志要在前边走，一碰上敌人，就先开枪，我们好准备，刘拴同志好好扶住小麻子……。”

“女同志怎么办呢？”小麻子插嘴问。

“不怕，我照顾她就行。”

我们开始在这没有道路的荒山行进了。每走十几步远，就用手在地上摸一摸。穿过一片树林又一片树林，绕过一块怪石又一块怪石，我们常常走上绝壁，重新转回来。

就这样，一直到天明，我们并没有离开这座山。

东方猛然亮开了。急密的枪声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在一块矗立的大石旁边，陆霄和小麻子都已不能支持了。我的心立刻就要爆炸。但这只是十分短促的时间。

夹杂着枪声，我们听见有人在喊：“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伪军弟兄们要留后路！”枪声越紧，这喊声也越近。

冯根旺马上大叫起来：“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呀！”枪声激响着，没有人回答他，但是他仍旧在喊，而且他笑的眯着眼。小麻子忘记

了脚痛，陆霄也忘记了笨重的身子，他们几乎要跳起来。

现在我们感到和自己部队离开了一天两夜的工夫，确实比过十年还长。

1943 年于太行

射击手陈炳昌

陈炳昌今年26岁，中等身材，黑漆漆的圆胖脸，两只眼睛和嘴巴生的格外大。

他永远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破军帽，要么就不戴帽子，露着多长的分发头，从来不愿在头上蒙手巾。

他是左权县柏峪村人，家里很穷苦，为了生活，他从小就喜欢弄枪使棒，一有功夫，就要赶紧上山打点野东西（野羊、野猪、狐狸之类），好添补家里的吃喝，最初他也常常扑空，他很忧愁，但也想不出好办法，只好闷着头，用心练习枪法。

村里有些吃饱饭坐在十字街口闲磨牙的有钱人，一见陈炳昌，便马上皱起眉头：“这孩子可野呢，长大一定不成材，一定要闯祸”。这些话，陈炳昌听见也装着没听见，他心里明白，只有吃饱了饭的人才说我“野”哩！其实我一点也不野，我倒是光打“野”东西！

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陈炳昌在他自己生活的战斗中长大了。陈炳昌在人家的“奚落”中长大了，可是陈炳昌的枪法也练好了！这时候，他才懂得“铁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

陈炳昌的枪法练好了，全村人都知道，只要陈炳昌上山，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他一见面，就没跑，有时候放羊孩们，突然碰见一只兔子，便要赶紧去找陈炳昌，他们知道，一找到他，今天晚上大家又可以去围住陈炳昌家那个小锅台吃肉了。

后来，陈炳昌的枪法越来越好了，他再也不愿打那些正在立着或卧着不动的东西，他一定要先把他们惊的飞起来然后才打，而且

保险得很，谁都知道，陈炳昌打野羊是这样打的：只要他估计这一带有野羊，不管看见看不见，先随便打它一枪，野羊受惊之后，马上乱跑起来，这时他就可以随心应手，第二枪打去，说要那个就要那个。以后，他又研究野羊的脾气，知道野羊受惊之后，不会一直跑到远处的，顶多跑上几百步，一定要稍微停一停，回头看一看，这是最好开枪的时候，陈炳昌摸着这个规律之后，他差不多成了野羊的“阎王”，只要他想吃野羊肉，或者听说谁家的山药又让野羊吃了，那么，他拿起鸟枪跑上山去，在一般的情况下，简直像到集上买肉一样保险。

这时候，那些原先说他“不成材”的人，也都变了口气，他们说：“真是行行出状元，陈炳昌真算把好手。”……有些打猎好几辈子的老猎户，也来找他聆教，他的回答只有八个大字——“熟能生巧，多练就行”！

这就是射击手陈炳昌在抗战以前的生活。他从他的生活里练就一身好武艺，也懂得了很多道理，懂得了“天下无难事，只怕己不为”！懂得了“人要生活就要战斗”！因此他养成一种顶好的脾气——少说多干，说干就干！

抗战了，日本鬼子闯到了太行山，八路军也来到了太行山，陈炳昌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拉人家的牛羊，又亲眼看见，八路军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不分黑夜白天去跟日本鬼子打仗。

陈炳昌是个年轻人，有骨气，有血气，他说：“这不行，我看见那崭新的屋子让鬼子烧了，我实在心痛！我看见那大群的牛羊，让鬼子拉走，我心眼儿实在难受”！因此，他决心要参加八路军，但是，他转念一想，“娘留在家里怎么办？”……现在他觉得“家”实在是个累赘。

后来，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号召老百姓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家乡，帮助军队打东洋！于是太行山上的老乡们忙起来

了，他们接受了刘师长的号召，家家户户，都拿出了多年的鸟枪、土炮，到处都在磨着红缨枪、擦着雪亮的刀，他们曾大声的回答刘师长，说——他们已经武装起来了，他们要跟着刘师长把日本强盗赶跑！就在这时候，陈炳昌也和别的年轻人一样，扛着他那随心应手的鸟枪，参加了××村的民兵队。

陈炳昌参加了民兵队，他还是原样——少说多干，说干就干！他不像有些人那样，一参加民兵队，就沉不住气，一天啥也不干，背着枪到处跑，但是他比人家更心焦，他急着鬼子不出来，要是出来，他拿定主意要像打野猪一样，狠狠的打死他几条！

1942年的2月，鬼子出来扫荡啦！这是陈炳昌逞英雄的时候啦！

从左权县城，到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有一条大道从柏峪沟口高儿梁子的下边通过，这是鬼子在扫荡中的主要补给线，每次扫荡，所有的给养和尸体都从这条路上运送，高儿梁子是紧靠大路左边的一个断崖，从梁子上往下看，看的清清楚楚，可是当面上不去也下不来，柏峪的民兵们，老早就瞧好了这个地势，他们平常就在梁子上安排了阵地。

高儿梁子的左边，是柏官寺、原庄，这两个村也是高地，可是比高儿梁子要低。

扫荡一开始，左权独立营有一个排，到柏官寺、原庄一带活动，准备打击归巢的敌人，陈炳昌的民兵们早就进入了自己的阵地，准备配合作战。

等了好几天，敌人没有回来，他们很着急。后来，有一天敌人从城里押着给养从这条路上走来，有些性急的民兵，一见敌人就要开枪，陈炳昌不许，直等敌人到了跟前，他们才一齐开了枪，鬼子差不多没来得及还枪，就跑了，这一会陈炳昌四枪打死三个鬼子，他们得了很多洋白糖和别的吃食东西。

所有的民兵大家都笑了，陈炳昌比他们笑的更厉害，他觉得日

本鬼子和野猪一样，只要叫他看见，就用鸟枪也可以把他打死。

民兵们更有劲了，他们觉得只要有机会，还可以打死更多的鬼子。因此，他们日夜不停地在高儿梁子上活动着。

几天以后，听说鬼子从这条路退回来了，陈炳昌测透鬼子要在柏官寺休息，因为从城里到苏亭，这儿正好一半路，所以他提议到柏官寺村边，小饭铺门口埋地雷，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他还是老脾气说干就干，拿起三个地雷，自己跑下去了。

果然，陈炳昌刚把雷埋好，转回来还没爬上梁子，鬼子就到了，他们带着很多尸首，累的不像样子，到那饭铺门口，屁股刚一挨地，三个地雷全响了，当场有七个鬼子断了气，四个受了重伤，其余的抱着脑袋一直跑，民兵们在梁子上大笑起来，他们高兴的把陈炳昌抬起来往天上抛，他们说：“陈炳昌真有办法！”可是陈炳昌一点也不夸功，他总是说：“大家干的！大家干的！”

最后，欧团的队伍，到了这里，他们想找一个带路的民兵，到侧峪山上去活动，陈炳昌自告奋勇，带他们去了，带到之后，他本来马上可以回来的，但是他不愿回来，他自动帮助军队侦察敌情，搞这搞那的，忙了一天也没吃饭，因为他忘记带干粮了，他也没有说，到天黑队伍才知道了，赶紧另外给他做饭，他无论如何不叫做，做成了他又不肯吃，他说：“民兵应该帮助军队带路，送情报，今天忘带干粮！明天再吃也不要紧，何必另做呢！”

这次鬼子扫荡，被我们打退以后，县里开总结大会，大会上陈炳昌得到了“特等射击手”的光荣称号，并且奖给他一支崭新的步枪，很多人都跑来看他，都拍着手替他庆贺。但是，陈炳昌老是瞪着一双大眼，连笑也不笑，他说：“光荣不光荣，都不要紧，这支步枪可不坏，再扫荡时可以多打死几个鬼子！”

当时，左权县有名的“神枪手”刘二堂也在场，老乡们一定要他俩比比枪法。最初他们不愿比，大家嚷嚷半天，他们才愿意了，可是陈炳昌有一个条件，他不打死东西，要大家去捉个鸽子来，当场放